

散文精选

遇见手艺人

□ 陈白云

手艺人像蒲公英，风一吹，落于四面八方。他们四海为家，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与我们有一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般的关系。

卖油郎、庖丁解牛是古代手艺人的典范，今天的手艺人讲究一个“守”字，守住一份热爱与情怀，守住一种本领和智慧。比如鞋匠，只要瞅一眼你的鞋，就知道你的脚型，有哪些走路习惯，再摸一摸，即鉴别出材质好坏；再说洗衣店里的烫工，虽没学过解剖学，但对你衣服的材质及审美取向一清二楚；再有裁缝铺的老师傅，他朝你望一眼就知你的三围。

手艺里的功夫，绝非一朝一夕练成。他们“坐得住冷板凳”，经历过“风雨雷电”，也默默遵循一个原则，做人堂堂正正，做事规矩矩矩。无声的修养，有形的道理，都体现在“艺”中。

懂中医、会裁艺的祖父曾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手艺人除了勤恳踏实、全力以赴，若品行不过关，凡事以利益为重，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是走不长远的，也成不了大匠人。因为他早上下了点功夫，中午就想自立门户，晚上就想捞名取利。

我到过许多地方，发现手艺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做工时心无旁骛，精神高度集中，对待每一道工序无半点松懈和怠慢，把手中的器物当作最后一件作品来完成，乐此不疲。

大伯也是一个手艺人。他常年骑着一辆嘎嘎响的似乎永远也骑不坏的自行车，肩上斜挎着泛黄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他的宝贝——锤子、铍子、钻头工具。他像候鸟一样，辗转于北方与南方之间，骑行于古老小镇，摸索到偏僻村落，展示他不凡的手艺，有时候一个月不落屋。他的工作，就是站于敞亮之地，轮换着使用那些工具，把主人家磨损的青石磨修复如初，使上下两页磨盘咬合得不见丝毫缝隙。

慢工出细活——敲敲打打间，电光火石处，太阳就

偏西了。

雕琢磨槽，不仅要眼明心细，还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沉静。有一次我问他，“常年做这个不枯燥啊？”他一边抚摸着手里的工具，一边寻找着合适的词语。他的样子，酷似一个正在攀登时间山峰的智者。他说，“看似单调乏味，其实趣味无穷呢。”

走进荆州古城，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磨鹰风筝工作室，仿佛走进风筝展览馆，那么多的“鹰”集中一处，整装待发。传承人孙老说，它无需借助风力，哪怕在室内也能飞起来。

相传磨鹰是神鸟凤凰的化身，它常年守护着象征万物生灵的“灵芝草”和人间安康。当时荆州出现了一种涂炭生灵、残害百姓的妖怪——“犀牛”，磨鹰以其大智大勇及时制服了它，拯救黎民于水火。因此，磨鹰便成为了备受楚人尊崇的吉祥神鸟。楚人把“磨鹰”制作成风筝，放飞苍穹，以示崇敬，以求平安。“磨鹰斗犀牛”的民间传说流传至今。

磨鹰风筝造型雄劲，翱翔长空，常能以假乱真。清末民初，荆州城内有20多位制作风筝的手艺人，孙老青年时跟随“温氏”磨鹰风筝第五代传承人温家祥学习，为第六代传人。

孙老说，“制作风筝无外乎‘扎、糊、绘、放’四个字，‘扎’是扎风筝的骨架，‘糊’是贴风筝的翅膀和身体，‘绘’是给风筝上色，‘放’就是看做好的风筝飞得怎么样。”

看似寥寥几个字，其实制作过程繁复，工序上百种，也很磨人，出一只往往要耗时几年。孙老说，“就拿这身灵巧的风筝骨架，要选用3到5年生的楠竹，竹节要长而直，上千根里面才选得出5根，还需放置两到三年，等待自然脱水，才可以进行下一步。不然的话，它里面会发霉，竹子易折断。”

竹子备好是关键，接下来是逐个步骤去打磨。风

筝飞起来简单，看起来简单，但藏着一些手工功夫。不仅要会竹工、木工、钳工，还要懂绘画，即使是孙老这样的老师傅，也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做成一只标准的磨鹰风筝。

这种立体的运动型风筝，其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能转动眼睛，还有它的飞行方式。普通风筝的重心靠后，借助风力才能飞上天，磨鹰风筝采用软质结构，重心靠前，翅膀有引角，像直升机的螺旋桨，产生上升的动力，没有风也可以放飞，在天上盘旋升降，随意自如，宛如真鹰，好不壮观。

约束，是为了飞得更高；守矩，是为了行得更远。孙老在工作室做风筝，一坐一整天，也做了40多年风筝，他的“滴水穿石”之功让我敬佩。

如今，荆州磨鹰风筝制作技艺已入选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古老技艺陆续走进中小学、高校，成为孩子们的选修课。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开设了跨专业设计课，孙老负责的磨鹰风筝项目已有13年，一共培养了近400名学生。

有时赶起活，加班至深夜，“就着月光，将星星点缀在风筝上”。他说现在很多都是机器制作，一天可以做出上百只。但他仍坚持全手工制作，让每一只风筝成为精品，也留个好名声。他的风筝也越做越细，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风筝订单越来越多。

那天，孙老带着新风筝走出店铺，他双手举着“鹰”向前跑去。那是一条旧路，也是一条新路。街上的人早已熟悉了他的奔跑，他们知道，孙老的每一次奔跑，像鹰一样，都是一次探索。

蓝天无垠，浩风广阔。人们手持风筝，尽情奔跑，把快乐传递。而一个个安静的小院里，一位位民间手艺人沉潜其中，他们执着坚守、不懈追求，乐于一刀、一笔、一剪……

生活随笔

睡莲并蒂开

□ 姜继红

听闻植物园的睡莲都开花了，并且园区工作人员在巡回记录花卉物候期时发现了一株罕见的并蒂莲，据说睡莲开出并蒂莲的几率仅为百万分之一，这么说来，这植物园我是非去一趟不可了。

夏天的植物园很是好看，深林幽竹草木蓬勃，举头皆是浓阴，满目都是翠绿。等我到那里发现早有许多看花的人围在池塘边，偌大的池塘此刻成了莲花盛放的仙境，只差那一缕飘渺的云烟了。一朵朵娇黄，浅紫，洁白，粉色的睡莲，静静地浮在水面上，开得璀璨又洁净。不光是花朵，连叶子都长得独特，浑圆碧绿，中间有个细长的三角形缺口，像是被谁特意用剪刀裁成的，一叶连着一叶，汇成清凌凌的一大片，一眼望过去，身心与双眼都被这无边的碧色洗得透亮。也有单独的一朵睡莲，远远的在池塘一隅，遗世而独立。经过旁边的游人指点，总算在挤挤挨挨的花叶间找到了那枝并蒂莲。一枝纤细的花茎上，相依相偎开出两朵粉色的睡莲，层层叠叠的花瓣，围住一簇嫩黄的花蕊，干干净净伫立在水中央，仿佛世外仙姝，端丽无以形容，是一种让人屏声敛气只可止语的美。我只能用不停地拍照来表达我的惊艳，试图定格住这一刻的美好。

我绕着几个池塘来来回回拍完许多照片，才发现有个年轻人坐在花池边专心地在画着睡莲。也真是难为他，这么热的天一直在岸边安安静静地涂涂画画，比起不停地走来走去如我一样拍照的游人，他的安静在众声喧哗里更显与睡莲更为相衬。我走到他身后静静欣赏，虽然笔法略为粗犷，但随着色彩层层叠加后，光影婆娑的意境便跃然于画板上，左看右看，似乎有点莫奈的睡莲的气韵。

想着前不久，我在悉尼的美术馆里看到了几位大师的画作真迹，其中就有莫奈的《睡莲》系列中几幅小尺寸画作。我不太懂绘画，对着这幅著名的睡莲，当时并无太多震撼，只是觉得莫奈笔下的池塘水波迷离宛若星空，花朵千姿百态色彩浓郁，美则美矣，但画布上的光影世界仿佛不真实，有种距离感，我拍了几张照片，还发了个朋友圈。

今天我站在开满睡莲的池塘边，再次打开我之前朋友圈里的画作照片，细细对比，却仿佛有些明白了睡莲为什么会在莫奈的画笔下不朽。据说莫奈的系列《睡莲》是受到了中国写意画与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他画中的睡莲、水草、垂柳、水波等等表达的是一种意境，枝叶光影都充满了东方韵味。莫奈晚年罹患白内障，视力日渐模糊，在法国小镇吉维尼，莫奈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家的小花园里闭门作画，从清晨到日落，只为捕捉到不同日光下池塘的光影美感，他在目疾严重的情况下创作了数百幅与睡莲相关的作品。那些晕染在画布上的如梦如幻的睡莲，或许是他失明前在与时光博弈，而拼命想留下的最后一抹色彩。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睡莲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学意象。从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到佛祖座下的千瓣莲台，睡莲均担得起这样的圣洁与庄重。作为一种有规律作息的水生植物，睡莲有着与别花不同的朝开暮合的特性，清晨迎着阳光如约绽放，黄昏时便收敛花瓣归于沉寂，这一开一合之间恰似一卷无字经书，深含某种智慧——懂得与这世界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既不刻意避开尘世喧嚣，也不轻易随波逐流，任这世间纷纷扰扰，莲心自无挂碍，如终如禅一般清静从容。

又是一年杨梅红

□ 张炎琴

夏日里，友人送了一篮杨梅，红彤彤的果子在竹篮里晃眼。我迫不及待地吃了一颗，酸酸甜甜的果汁沁入心脾，瞬间驱散了暑气。咬着杨梅，外婆家门前的那棵老杨梅树，忽然清晰地浮现在记忆里。

小时候，我和弟弟最盼望的，便是杨梅树上的大红果子缀满枝头。它们像一颗颗玲珑剔透的玛瑙，远远便能闻到酸酸甜甜的果香。眼看杨梅熟了，外婆瞧着我们的馋相，便走到树下踮脚拉下枝条，熟透的杨梅轻轻跌入竹筐，有些顽皮的“红珠子”蹦跳着滚进草丛。我忍不住边摘边吃，杨梅汁染红了手指，也染红了嘴唇。外婆见了，笑着说：“小馋猫，这酸劲儿受得住？”我忙点头，却被酸得眉头皱起、眼睛眯成缝，可那酸随而来的清甜又很快化开酸涩，让我眉眼舒展。外婆的笑声如泉水般清亮，从枝叶间轻轻淌下来。

摘下的杨梅，外婆会挑出大颗的分给邻居。杨梅不易保存，巧手的外婆便选出最饱满的果子，洗净晾干后，在陶罐里一层杨梅一层粗盐细细铺好，神情专注得像是在操持一场庄重的仪式。腌好的杨梅存在阴凉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厚。

那时最惬意的事，便是捧着碗坐在门槛上吃杨梅，听外婆讲杨梅的故事。她说，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带西施隐居山林，缺粮时只能采摘野果充饥。可野果酸涩难咽，范蠡急得摇树，竟摇得满手是血。西施见他掌心滴血，心疼得痛哭流涕。或许正是范蠡的虔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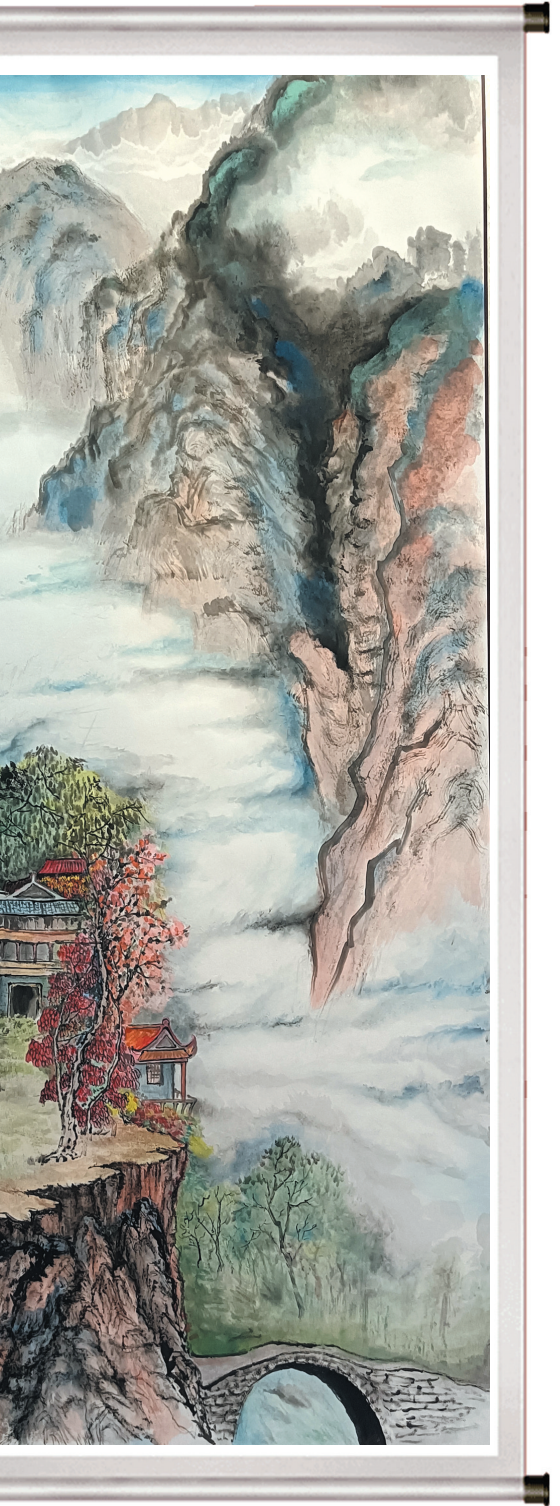
和西施的眼泪感动了上苍，滴了血的野果突然变得松软，西施咬了一口，竟酸甜可口。后来，人们便把这种野果称作“杨梅”。

杨梅，“形如小杨子，味似梅”，故而得名。汉代陆贾在《南越行纪》中写：“罗浮山顶有湖，杨梅、山桃绕其际。”诗人陆游称它“颗珠”，明代徐阶叫它“龙睛”，还有“日精”“圣僧”等雅号。江淹在《杨梅颂》里赞它“宝跨荔枝，芳轶木兰”，杨万里的“玉肌半醉生红粟，墨晕微深染紫囊”，更是把它的色、形、味写得活灵活现。

杨梅还是一味良药。中医说它性平，能止渴生津、健胃消食。小时候我贪凉吃坏肚子，外婆就就陶罐底舀出一小勺腌杨梅，兑上温水让我喝。那酸酸的滋味在舌尖打转，滑过喉咙时，竟把腹中的不适慢慢熨平了。《本草纲目》记载“杨梅疗呕逆吐酒”，《开宝本草》也提到它“去痰、止呕哕，消食下酒”。

后来外婆走了，老屋渐渐荒芜，那棵杨梅树也没人照料，在荒草里孤零零地长着。去年假期我回老屋，只见野草缠着树干，枝桠透着枯槁。拨开荆棘，才找到几颗野杨梅，果实瘦小，表面爬满褐色斑点。我捡起一颗放进嘴里，酸涩猛地涌上来，呛得眼眶发烫。可等那酸涩退去，一丝微弱的回甘竟从舌底漫开，像极了外婆陶罐里沉埋的腌杨梅，带着岁月的味道，悄悄撞开了回忆的门。

又到杨梅红时，那些咸酸与回甘，早已沉淀为岁月的滋味，在荒芜的时光里逆流而上，温柔了舌尖，也浸润了心房。



后山晨烟图(中国画)（彭定旺 画）

父亲写诗

□ 周光林

黑色的水瓢低头，父亲抿嘴的微笑就映入银亮的河水，唯默默地亲吮莠笋一株株 一行行 一片片

水瓢不断在水桶里汲水，不时低头父亲用另一只手提桶，往前挪动位置一会儿左 一会右 一会脚后

阳光和暖，莠笋们尽情吮吸他们拔节的身影和我在纸上写字相似端正、清晰，并闪现光彩

站在父亲身旁，忽然发现我就是一棵庄稼生长在父亲的土地里，在父亲的浇灌下逐渐抽条、成长，还学会父亲写诗

不同的是，父亲写诗挑水桶用水瓢酣畅淋漓写在大大地上。我写在纸上的诗歌远离地气笔力纤弱，缺乏葱绿

亲情随笔

草色染流年

□ 张沁瑶

外婆的米糕，是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每当那熟悉的草木清香弥漫开来，我知道，外婆又开始为我们忙碌了。翠绿青草，洁白的面粉，在温水的调和下，化作一团碧玉般的面团。外婆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在面团中揉捏翻转，仿佛雕琢一件艺术品。她舀入满满一勺馅料，胡萝卜、豆角、藕丁、香菇、肉丁……每一样都饱含着外婆的爱。她用灵巧的手捏合面皮，一个个波浪般的花纹，像是外婆爱的印记。外婆做的米糕总是格外大，一个就能占满半个碗，那是外婆独有的味道，也是爱的味道。我们总是吃得心满意足，还会带一些回家。那不仅仅是米糕，更是外婆沉甸甸的情感。

得知远在他乡的母亲怀孕后，年迈的外婆不顾颈椎旧伤和腿脚不便，毅然从家乡奔赴广州。见到女儿时，她藏在黑发里的银丝如星火闪烁，步履间紧绷的身躯像拉满的弓弦。发现女儿思念家乡米糕，这位年迈的老人开始穿梭于陌生城市的草坪，弓着腰翻找野草原料，连续数日才攒够制作量。没有家乡的器皿和帮手她独自完成剁馅、调味的工序，用双手揉捏出精巧的小米糕——虽不及故乡版硕大，但每个都裹着化不开的乡愁。当冒着热气的米糕终于端上桌时，缩水的尺寸里沉淀着穿越千里的牵挂，外婆用爱将异乡的月光捏成了故乡的形状。

今年外婆仍做了米糕，家里人工作忙没有回来，我因想念外婆，回去陪她一起做米糕。在岁月的更迭中，外婆的头上已遗落了半寸雪原，只在缝隙间固执的生长着黑炭般的乌发。但她仍然坚持为孩子们准备传统滋味。一口需要烧柴的大锅，摆上蒸笼差不多两笼左右。这时的米糕个头已经小了很多，皮薄馅多的饺子那么大，一碗装四五个不在话下。显然动作也笨拙了许多，明显能看出一瘸一拐的姿态。用器皿用力挤压面团时，所要花费的时间也多了。临走时，外婆用不同颜色的塑料袋，把辣和不辣的米糕分装好。嘱咐我一给她的儿女送去。

爸爸的手铁钳般粗硬却又灵巧，温暖了我成长的记忆。

小学时，绿色的军用挎包特别流行，看着周围小伙伴先后背上了新书包，我很羡慕。一天傍晚，爸爸挟挟着寒风推门而入，手冻得通红，怀里却紧紧抱着一只鼓鼓的帆布兜。我好奇地打开，霎时间，红的、黄的、绿的、蓝的、五颜六色的碎布铺满了床。爸爸拿起软尺，一片片地测量，再用画粉标记。绣花针在爸爸灵巧的指间化作银鳞游鱼，穿梭时拖曳着晶莹丝线，布与布的接壤处绽开细密的针脚。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那只飞舞的手，心里雀跃地想，爸爸的双手一定会魔法！当爸爸给丝线打上最后一个结时，我的小挎包就新鲜出炉了，浸染了春天所有花朵的颜色。

初中时，我喜欢采集植物标本，标本册家里就有厚厚的好几本，后来就把它抛诸脑后了。有一天下课回家，我发现爸爸屋里的灯还亮着。推门进去，他正坐在桌前，整个上半身淹没在书册里。他看是我，心疼地说“这些植物标本都发霉了！”我连忙上前查看，爸爸手里捧着的树叶叶柄已然齐根断裂。灯光下，只见他一脸凝重，双手小心翼翼地将还算完整的叶面缓缓平移到一片平滑的硬质纸上，动作轻柔而细致，仿佛在进行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随后拿起旁边的小镊子，把叶柄碎片一点点挪到纸上，再根据残破叶缘的形状，把它们拼接对齐。不会，这片叶子在爸爸的手里重获新生。我小心地捧着它，宛如失而复得的珍宝。

高中时，有一次看电视，广告里的汉堡隔着屏幕似乎都能闻见它的香，我也想去尝一尝。爸爸立即就答应下来。第二天一大早，一阵“哐哐”声把我吵醒。我眯着眼走进厨房，晨光下，爸爸结实有力的手上下挥舞着，肉块在银色刀锋与案板间渐渐化为一团肉糜。如果调味品是盛开的花，那么爸爸的手就是蜜蜂，该采哪朵，每朵应采多少，都熟烂于心，这是他几十年掌勺经验积累出来的手感。当薄片片的肉馅接触热油的刹那，即刻发出“滋滋滋滋”满足的喟叹。香气袅袅升起，我忍不住把头伸向前，煎得两面金黄的肉饼夹在剖开的馒头中间，再来一勺小咸菜，我迫不及待地咬下一大口，好吃得舌尖都在跳舞，爸爸的手再一次展示了魔法。

成长的岁月里虽然物质不那么富足，但是爸爸的一双巧手一次次地给我带来惊喜和满足，使得那些回忆里的旧时光都泛着甜。

缝纫机里母爱深

□ 翟长付

那一年，老家村镇改造，房子面临拆迁。爱人找来收废品的，着手处理家里的旧物。她打电话问我，那台旧缝纫机是不是也卖掉？我毫不犹豫地回复：“不卖！”

这台老式蜜蜂牌缝纫机，是我出生那年，母亲用积攒了好几年的布票，和父亲一起撑船摇橹，花了两天时间前往县城将它购置回家。

母亲心灵手巧，没有拜师学艺，全凭自己潜心摸索。不仅自己学会了裁缝针线活，带出了十几个徒弟，还把四个儿子都教会了穿针引线。母亲裁衣服的案板上放着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的全是她的宝贝：量体裁衣的尺尺，裁衣服的划粉，缝衣服的针线，还有一个黄灿灿的针箍。

镇上有一条又窄又长的小巷叫银匠巷。据说解放初期这条巷子，也曾是小镇繁华的街道，时至今日，仍有住户保留着当年的木头“栅板门”。银匠巷里南北百十户人家，有十几家都曾被母亲租来当作缝纫店。不过，银匠巷的故事，最主要的还是见证了母亲为家庭辛苦打拼的日子和那缝纫机的“哒哒”声。

到了腊月，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便是裁缝最为忙碌的日子。家家户户，大小孩子都盼望着能做一套过年的新衣服。夜幕降临，昏暗的堂屋里，煤油灯散放着微弱的光芒；母亲手中的剪刀在布料上“咔嚓咔嚓”地响着。我们在房间里酣然入睡，夜深了，母亲走到我们兄弟几个的床前，帮我们掖好被子，这才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在缝纫机的陪伴下，母亲度过了无数个辛勤的夜晚。随着缝纫机转动的滚轮，母亲渐渐老去，皱纹爬上了她的额头，乌黑的头发慢慢变得花白，腰杆也不再硬朗。

母亲用勤劳的双手挣钱补贴家用，把母爱都融入哒哒响的缝纫机里。让我们几个吃得饱、穿得暖。我们兄弟几个结婚时的床单、被套、枕头套，还有蚊帐，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母亲的孙子孙女出生时穿的大襟袄、和尚服，也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就的。

六十多岁的母亲本该是到了享福的年龄，却不幸中风。经过十几天的抢救治疗，母亲失去了语言能力，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此后只能依靠轮椅行动。中风后的母亲，智商大不如前，常常静静地坐在家中，凝视着那台陪伴了她二十多年的缝纫机。有时，我会坐在她身旁，陪她一起看着那台缝纫机，她浑浊的眼中偶尔会闪过一丝光亮，我知道，那是她对往昔裁缝生活的回忆。即便缝纫机的面板磨损严重，母亲请木匠师傅换成了木头面板，它在母亲心中依旧是无可替代的宝贝。

母亲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这台缝纫机我一直放在家里放着。看到它，就想起母亲起早摸黑，在案板前，煤油灯下忙碌的身影。夜里，经常梦见母亲戴着老花眼镜，低着头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灯光映照着母亲的侧影。母亲抬起头朝我笑了笑，又低头忙活着，那一刻，感觉母亲离我很近很近。